

记者|戈振伟 刘思婷

一个头像18万美元，两个表情符号24万美元，一幅石头图片130万美元，5个单词290万美元.....这便是火出圈的NFT市场。

10月7日，DappRader最新数据显示，全球最大的NFT交易平台OpenSea交易总额突破80亿美元，创下历史新高。

在第三季度，NFT 行业交易总额超过了 106.7 亿美元，比第二季度增长了 704%，同比增长 38060%。

2021年，“链圈”风水突然转到了NFT，从头像、文字到游戏、绘画，这三个字母仿佛有股魔力，一次次刷新人们的认知。

里程碑式的事件发生在3月，80后数字艺术家Beeple的NFT作品《每日：最初的5000天》在佳士得拍卖，最终以6935万美元的天价成交，瞬间点燃了NFT的热潮。2021年也被称为“NFT元年”。



BAYC在4月23日开始发售。起初并没有受到许多关注，直到5月，知名收藏家Pranksy关注到了这个项目，并宣布购买了 250 多只猿猴。从他发布推特的那一刻起，BAYC的销量、用户、交易数激增。

BAYC的首批 NFT 带来了超过 200 万美元的收入。这一系列藏品之后的换手交易额接近一亿美元。对于两位创始人而言，发布新的 NFT 与印钞没什么两样。

名人们开始纷纷加入买猴队伍，除了NBA球员库里，NBA主席Daryl Morey、DJ二人组 Bassjackers以及陈柏霖、吴建豪、余文乐在内的多位中国明星。

电子烟品牌喜雾也在队伍之中。

在推特上，一夜之间冒出了许多猿猴头像：戴着太阳镜或兔耳朵的猿猴、穿豹纹或彩虹皮草的猿猴、抽雪茄的猿猴或从眼睛射出激光束的猿猴。其中有的猿猴带着厌烦的表情或做着露齿的鬼脸。

据了解，喜雾一共买了14件猿猴NFT，最低购入价为0.25ETH（以太币，以太坊的一种数字代币），转手收益率一度高达百倍。

喜雾CEO Thomas Yao对界面新闻大湾区频道记者表示，NFT并不是一种短暂的时髦，而是代表了一种新技术，能够通过时间慢慢演变下去。

“NFT可以让内容创造者更好地控制它的内容和作品，并从中通过运营的手段获利。”

对于大多数输出文化的品牌，无论是 Supreme 街头服饰、漫威超级英雄，还是流行音乐，都是不允许知识产权自由流通的；排他性就是其商业模式。相比之下，BAYC的创始人将其开放性视为一种资产。

在BAYC之前的NFT很少会有“运营”的概念，而它第一次把运营放到很重要的位置，项目发布时就有很清楚的路线图，持续给所有者创造价值。

猿猴的所有者发行的周边商品，包括鞋子、贴纸、T恤等，有些周边短袖甚至达到3000美元一件。所有者可以从中赚钱。通过版权的转移，BAYC演变成了一个潮牌，这就是它的与众不同之处。

喜雾也意外发现，粉丝和用户非常喜欢这些猴子，所以最终决定把买来的猴子做成限量产品跟用户分享。

除了名人效应，BAYC的高速发展同时离不开社区的作用。自今年4月份发行以来，BAYC在短时间内迅速发展成一个庞大社区。对于持有BAYC的玩家来说，这不仅是收藏品，更是一个俱乐部。

一个BAYC的用户Ong评论：“The Bored Ape Yacht Club就像是大学时期的俱乐部，每个人会相互联系，大家会把社交网络的头像设置为猿猴，并且会互相关注，刮起了Ape follow Ape的潮流。”

这便是猿猴NFT的身份属性，它更像是社交时的身份卡，玩家会用此类NFT作为NFT的社交头像，有助于持有人获得额外的社交资本，与同样是BAYC的成员产生共鸣。

“NFT有很多赛道，猴子属于头像赛道。这个赛道很热门，因为头像是最容易传播的，大家都想抢占未来在元宇宙的身份。”梁迪说。

未来船票还是下一个泡沫？

NFT能提供类似“产权证书”的确权机制，有助于保障数字艺术家的权益，这些实实在在的好处确实打动了主流艺术圈。

但是，一件艺术品为何做成NFT后就能身价暴增？与所有新生事物的发展一样，外界对其仍然充满争议，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NFT。

NFT是通往元宇宙的船票还是下一个泡沫？是智商税还是暴富机会？

越来越多NFT作品接连被拍出“天文数字”，一些人认为，市场进入了一个“非理性”的繁荣时代，充斥着“炒作”“泡沫”和“投机”的味道。

Coinbase的创始人Fred Ehrsam早前表示：“90%被制作出来的NFT，可能在未来的3到5年里失去价值，几乎一文不值。”甚至连Beeple本人，也在接受CNN《First Move》时表示NFT以6935万美元的价格出售是“疯狂”的，“绝对”是一个泡沫。

另一些人则不这么看，在他们眼中，NFT解决了传统互联网中知识产权难以保护的问题，是通向未来的钥匙，是未来元宇宙等应用场景中基础设施级的技术。

英伟达CEO黄仁勋也指出，我们正处于区块链和NFT支持的元宇宙的“风口浪尖”，人们将利用NFT去拥有元宇宙中的一切数字艺术，这些(数字艺术)都是独一无二的，而且是完全数字化的。

尽管面临种种质疑，但NFT艺术市场还是以极快的速度增长。Dune Analytics数据显示，OpenSea 8月份以太坊的交易额达到34亿美元，是7月份的10多倍。

NFT自带财富效应，这是众多玩家涌入市场的关键动力之一。

加密艺术家王子健对界面新闻大湾区频道记者表示，他涉足NFT的目的之一就是为赚钱。

王子健从2017年开始深度参与NFT，目前已经从NFT玩家转变为NFT创作者，他坦言自己只在NFT赚到一点点钱。据他了解，圈内的一些朋友只有少数赚到了钱，大多数人是亏钱状态。

“真正赚钱的可能是比较早入场的那些人，后面入场的就是接盘，如果再找不到别人接盘的话，那就是亏了。”

言外之意，与大多数击鼓传花的游戏一样，只要有人接盘，这个游戏就可以玩下去。

一个残酷的事实是，在当下的NFT交易市场，头部艺术品和艺术家占据了绝大部分的成交额，更多的NFT作品则是低价售卖且无人问津。

“在海外NFT市场，已经有很多艺术家入场了，因为大家都觉得可以赚钱，容易赚钱，甚至已经产生内卷了。”王子健说。

按一位业内人士的话来讲，“NFT把牛鬼蛇神都炸了出来”。

莱特币创始人李启威认为，NFT真正问题在于代币数量可以是无限的，而创建这些无限数量的代币成本几乎为零，但现实世界中艺术家创作作品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，这才会导致艺术品的稀缺性。假如艺术家为了获利而蜂拥进入这一领域，那么市场就会被这种狂热所淹没，供应将压倒需求，价格最终将崩溃。

投机便是NFT热潮中最显著的乱象。目前小红书、微博、抖音等社交网络中也出现了大量NFT的相关介绍信息。

业内专家表示，全球NFT交易所的管理还比较混乱，原生资产无法确权，NFT价格边界无法确定。交易手续费跨度也极大，从2%到20%都有，尚未建立起统一的行业标准。

关于NFT的炒作，跨界艺术家、数字策展人岳路平对界面新闻大湾区频道记者表示，除了赚钱，还有洗钱，因为加密货币可以穿透现有的一些金融外汇管制。

“NFT仍然是一个币圈现象，跟股市一样，NFT市场也分散户和庄家，且比股市要

更复杂，因为缺乏相关的监管。”

据了解，每当 Twitter 帐户 @cryptopunksbot 报告另一笔高价值的 CryptoPunks 销售时，通常会在评论中找到至少一项洗钱指控。鉴于所涉及的巨额款项以及美术市场与金融犯罪的现有联系，这似乎是一个合理的初步评估。事实上，美国和欧洲最近对使用艺术品洗钱的监管打击似乎加强了 NFT 作为清理脏钱工具的吸引力。

“始终不要孤立地看 NFT，一定要把 NFT、比特币以及整个币圈看成一体，它们非常紧密地结合在一起，没有孤立的现象。比特币一下挫，NFT 毫无疑问也要跟着下挫。”岳路平说。

换言之，NFT 市场同样具有周期性，会同币圈一样经历牛熊。伴随着市场进入修正期，NFT 资产价值正被重新审视，不少头部项目的售价也出现了明显的跳水。

前生今世

NFT 的历史并不长。

2017 年，正值以太坊生态开始发力之时，原本两个不在加密货币圈子的开发者机缘巧合之下带着一万个自带“朋克”气质的像素头像来到了这个生态当中，并由此开发出了世界上第一个 NFT 项目——CryptoPunks。它开创性地将图像作为加密资产带入到了加密货币领域里。